



松香与鸟鸣

胡钰

走进内蒙古大兴安岭，路边的标语让人过目难忘：唯一的污染是松香，唯一的噪音是鸟鸣。这种源于文字的惊讶，逐渐被呼吸的空气之清新、耳际的鸟鸣之清脆、眼前的绿树之清亮带来的冲击所替代，那是一种当代都市生活中很稀缺的融入自然的感受。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的面积，居我国四大国有林区之首，保障着呼伦贝尔大草原和东北粮食主产区的生态安全，被誉为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屏障。走进林区，方知茂密的森林堪称地球之肺，方知为了守护这片森林付出如此艰辛。作为林区的守护者，内蒙古森工集团的干部职工热爱森林，扎根森林，日夜巡护，在森林防火、防盗、防病等方面下了大功夫。2009到2013年新增有林地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接近整个香港面积。看

过后，对中国生态建设的理解更加具体，对生态文明的前景更有信心。

穿行在林区里，时常看到“投重兵 打小火 当日灭 立大功”的口号。问了之后，才知道，森林里经常会出现雷击火等火情，森林管护人员要随时待命，防止森林火险。这种防火的组织接近军事化，因此当地林业部门提出战备到位，准备了大量森林扑火运兵车，从上到下严阵以待。听同行的同志介绍，一旦出现大的火情，在火场几天几夜都下不来，很是艰苦，甚至危险。但即便如此，在林区管护站里，我们听到了林区职工自己作词作曲的《森林防火员之歌》，曲调轻快，情绪昂扬。

来到根河林业局，我们见到了局长高希明。他从大学一毕业就在林区工作，工作很投入，长期超负荷，甚至在火场上七天七夜下不来。2002年，

高希明突发急性肝坏死，要治疗就要进行肝脏移植手术，要手术就要高昂的医疗费。在这种困难时刻，工资并不高的根河林业局全体职工捐款30万元，帮助他们的局长成功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而从那之后，高希明也牢牢记住了“我的命是职工群众救的”。

在根河期间，高希明兴致勃勃地带着我们看，给我们讲，他的目标就是“森林绿了，职工富了”。这里到处是森林、沼泽，负氧离子含量达到20000个，被称为“中国冷极湿地天然博物馆”，于是，他们建了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打造了森林休闲旅游和房车露营地；这里年平均气温-5.3℃，极端最低气温-58℃，于是他们利用自产的纯天然蓝莓等打造了“冷极”牌系列产品。站在冷极湾海拔800多米的观景台上，俯瞰乌力库玛河谷湿地全貌，他手指

花开·梦圆

梁 植



着河流走势大声地说：“这不就是中国书法中‘冷’的草书体！这就是我们‘冷极’品牌LOGO的来源！”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拥有的生态资源极其宝贵，而守护这里的干部职工更是让人感动。在林区走了一周，见到了五个林业局的干部职工，感觉他们的工作激情强，人都很朴实，把林区保护好、发展好的愿望明确。更重要的是，许多职工对林区的归属感很强。曾与林区几个85后、90后职工聊天，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大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林区。问及为什么离开大城市回到林区时，他们共同的回答是：“这里的土地生我，这里的空气干净，这里是我的家。”

在大森林里走了一趟，洗眼洗肺更洗心。回到北京，那种松香还时时萦绕，那种鸟鸣还时时响起。❀

《马兰花开》是场圆梦的旅程。以前总在想，如果能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和一帮在艺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边旅行边演出、把自己心爱的作品和各地的观众分享，这当是最幸福的吧？这个夏天，花开梦圆。在金银滩上、在塔尔寺中、在博斯腾湖边、在罗布泊深处，有这么一群人、在自己最好的年纪，相遇、相伴而相知。

我们是在2013年8月29日中午从北京西站出发的。剧组有不少已经共同奋战过首演季和加演季的“老同事”，也有一些巡演季新加入进来的低年级同学。火车一路西行，车厢里的气氛热烈而轻松，剧组的新成员早已和大家打成一片。想到第二天清晨将会揭开神秘西域的面纱，一个个上扬的嘴角怎么也放不下来。

20多个小时的火车想想都觉得很长，可那天，在到达西宁火车站时，我们的反应却出奇的一致——这么快就到了？跟这么一群人一起坐火车，多坐上个几天问题也不大。青海大学的校园很美，礼堂的舞台也够大，唯一的问题是舞台的地面上有很多不平整的突起。这给我们的景片移动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更大的挑战发生在演出当天，在距离开演还有1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控制投影仪的服务器罢工了。这意味着多媒体效果将会大打折扣而观众将会失去很多重要的剧情信息。然而，这些看似不可能被克服的困难都被临危之际所迸发出的清华人强大的战斗力所解决，两场在青海大学的演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必须要提到的，是在青海原子城参观、学习的经历。